



大海的儿女

——潍坊周村背后的文化密码——

解山东

□ 王学文

解山东，说山东，今天说说山东的县市区。我们从山东半岛最东端的荣成市说起。

荣成向洋面海，开放开化，浸淫市场经济多年，发展一直稳居全省前列；这里的人实在、爽快，聪明而大气，精明而真诚，与之交往热浪扑面。

很多地方的案例显示，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以一些美好人性（如实在、厚道）或多或少被扼杀为代价的，然而荣成并不是这样，她将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我的一名高中同学娶了一位荣成姑娘，在我买第一套房时，本想向他们借五六万元，没想到这位荣成姑娘直接给我打电话，问我12万元够吗？一年后我还给他们13万元，其中1万元作利息，他们不但送还了1万元，还送来许多荣成海鲜。

于思宽，荣成生产经营海洋食品的老板，2006年出资1200万元，把全村130户乡亲的旧房全部翻盖一新。在荣成，有十几位农民企业家做过这样的事。

一个人这样做，不奇特，一群人这样做，就是值得研究的现象级行为了。

荣成人的这种品格是怎样形成的？这是以齐鲁文化为根、以海洋文化为枝茎结出的果实。

荣成在商朝时属古莱国，春秋时被齐国所灭，齐文化重商、变通的传统在这里留下底蕴，这应该是今天荣成发展的一个渊源。汉武帝听从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这片位于山东半岛最东

端的土地，像齐鲁大地上的众多地区一样，以地利之便，饱受儒家文化滋润。荣成人像齐鲁大地上的众多老乡一样，具有山东人的各种优良品格。

当今荣成并没有留下多少儒家文化传播的遗迹。但征诸史料，明朝政府在这里建立军事单位成山卫不久，便在这座军营内建立了学宫；清雍正年间设立荣成县当年，就建立县学；以及其他或有记载或无记载的各种文化教育活动，都让这片土地充满儒家木铎的回响。

以上可谓共性。而养育了一辈辈荣成人的大海，是荣成人性格形成的强大的直接原因，塑造了他们的个性。

荣成三面环海，当地大部分人以捕鱼为业。海上凶险莫测，向大海讨生活是以命相搏，为给家里留个男丁，荣成渔民自古流传“父子不同船”“兄弟不同船”的习俗。正是这种险峻的环境，塑造了荣成人团结互助、患难与共的品格。千百年来，无论是在风暴中，还是在孤岛上、礁石上，只要有求救信号，荣成人就会毫不犹豫放下手中一切，火速赶往救助。他们相信，今天他们这样救人，明天别人就会这样救他们。

在荣成镆铘岛，我瞻仰了一处德国人墓地。1896年1月23日晚，一艘德国舰船在镆铘岛触礁沉没。荣成人听闻后奋勇相救，共救起11人。那些遇难的人，荣成人则帮着安葬。荣成人的舍生相救超越了国界。

海上生活单调枯燥，有时数天甚至数月都局限于一舟，“上岸后见了树都很不得亲一口”。由此他们格外珍惜与人的交往，以心与人交往，这是荣成人热情待人，真诚实在性格的重要成因。

卫所文化，则为荣成人这种良好品格增添养分。成山卫将士的后人，许多在荣成留居。据统计，荣成现在的240多个姓氏中，有40多个是卫所将士后裔。卫所将士精忠报国、崇德尚武的理念，也一同融入这片土地。

至于直爽性格的形成，更与大海相关。很多荣成人对我讲，海上风浪滔天，情况瞬息万变，稍一犹豫就是生死两重天，必须大嗓门高声调，果断决策快速行动。天长日久在这样的环境下，直爽、果断也就成了荣成

人的禀赋。

也许有人说，山东靠海的县市有许多，为什么荣成人的“海洋性格”这么鲜明？答案可能是这样的：相比其他地方，荣成人与大海接触更深。仅举两例即足以为证：荣成境内的石岛港，是中国北方最大渔港；自1982年至今，荣成一直是全国渔业第一大市（县）。

这种优秀品格带给荣成人丰厚的回报。这里不但经济发达，人民富庶和乐，在党、政、军、商各界更是人才辈出，例如这里是著名的“将军县”。

先辈们吃苦向善、勉力开辟，形成一种良好地域文化，这种地域文化滋养后人，助益后人在做人做事上获得成功，后人愈加自觉地践行这种文化，由此一代代良性循环，这是历史的逻辑、文化的性格。

文化视点

提升国产影视国际市场竞争力

据经济日报，继国外一家头部流媒体播放平台购买国产悬疑剧《漫长的季节》的版权并播出后，讲述中国故事的国产喜剧电影《你好，李焕英》又将被好莱坞知名影业购买版权翻拍……近期，国产影视出海可谓喜讯连连。从长远看，国产影视出海既要航向准，还须动力足，从多层次协同发力。

一方面，要以国际合作推动商业共赢。当下，国际市场对优质文化产品需求很大，而我国文化企业还处于成长期，与国外龙头企业文化相比，在发行渠道、内容生产等方面均存在短板。要想加快发展，除了自身努力，还应整合各方资源，培育更大市场，增强文化共识，追求长远收益。在生产端，可通过国际合作促进人才培养、推动联合制作、实现收益共享，进一步打通产业发展共赢渠道。在平台端，应在“借船出海”开拓发行路径同时，打造更多“造船出海”的国际传播平台。

另一方面，要以精彩中国故事激发文化共鸣。全球影视佳作无不凝聚着强大的精神力量与独特的文化价值。在创作层面，要根植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以国际化制作水准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引发各国受众文化共鸣。在商业层面，面对激烈的全球文化产品竞争，要将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与文化产业的实力相结合，善于整合全球文化资源，充分运用国际传播手段、积极构建商业合作平台。

喜剧电影不好笑到底该谁背锅

据扬子晚报，各大黄金档期，喜剧电影总是绝对刚需，也大多能产生较高票房。但令人尴尬的是，口碑直线下滑，很多观众干脆表示，“现在喜剧电影越来越不好笑了”。

南京艺术学院影视学院副教授杨柳表示，喜剧并非单纯笑料的堆砌，其内核是悲剧，是来自于对世态人情的细腻观察，对人性弱点的感知，对普通人的同情。比如卓别林《淘金记》中饥饿的流浪汉用刀叉吃靴子；周星驰《唐伯虎点秋香》中，“谁敢比我惨”的卖身葬父，“在人生的绝境中，这是对现实的妥协，更是对食利者迸发出的讽刺和反抗，这就是喜剧的艺术。”这也就不难理解观众会怀念过去的经典喜剧作品，以1992年的喜剧《编辑部的故事》为例，其编剧和导演就很懂得从群众中来，又回到群众中去，从日常拌嘴、吃饭遛弯儿等百姓生活中，精准捕捉喜剧调侃的对象。时至今日，剧中随便一句台词，依然经得起推敲和品味。

杨柳认为，喜剧电影越来越不好笑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创作者脱离了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理解人性的本质。“悲剧可以宏大，用高昂的史诗风格。而喜剧的创作者必须贴近底层，贴近生命，才能感知人性，写出笑中有泪，丰满真实的作品。”

“野景点”打卡追求个性别丢理性

据光明日报客户端，近期，社交平台上，上海宝山区一湿地森林公园外的吴淞口灯塔成为网红打卡地。为了到达这一“野景点”，游客要扒铁皮门、翻围墙，甚至还要面对涨潮后困于灯塔的危险。

“野景点”屡禁不止的背后，折射的是人们“另辟蹊径”旅游诉求的提升。传统景点的门票价格、开放时间限制、交通状况，也许给部分游客带来一种“只可远观”之感。尤其在一些网络平台笔记的助推下，游客更愿意去人少、小众的景点打卡，图的就是一股子新鲜感，还能给自己立个独一无二、引领风潮的人设。“野景点”的特色，可能正好补齐了正规景区的不足，也说明同类景色的稀缺，这种诉求是不可忽视的。

还要看到，“野景点”的火爆与网络平台笔记的流行不无关系。因此，这给网络平台的管理也提出了新的命题——网络平台可以对相关笔记进行监督，避免不合规、危险的行为成为“引流”的关键词。不少网友对于“野景点”的评价，离不开“人少、僻静、小众、免费、车能到”，这对传统旅游市场也是一个提醒，也许管理部门应该开发、开放更多同类的、安全的风景资源，或提升传统景点的可接近性。在旅游项目开发上，更加关心当下人们真实的出行需求，尽可能地降低门票、交通、预约机制等方面的门槛。

露营产业遭遇“审美疲劳”

据解放日报，今年以来，无论是城市露营还是郊野露营，客流下降、商家大打价格战成为从业者面临的共同困境，一些社交媒体上甚至频频出现露营地转让的帖子。

多名露营消费者和从业者认为，“审美疲劳”是重要原因。露营客群中减少最多的正是“跟风式”露营者。对他们而言，露营更多是一种新鲜的休闲方式，很少重复体验。对尝鲜式的初级露营者而言，城市中大批涌现的免费露营地，以及收费露营地之间的价格战，为他们提供了更多选择。

牛路野营创始人唐伟说，露营在全球范围内已有150余年的发展史，是一个独特的休闲门类。数据显示，美国70%的家庭有露营习惯，每个家庭每年在露营上花销约4000美元，而中国只有10%左右的家庭接触露营，花销也仅约1000元人民币。长远来看，国内露营产业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记者 朱子钰 整理）

“两罕”之地是新闻人该去的地方

□ 逢春阶

小逢观察

记者节到来之际，我特别怀念著名记者范敬宜先生，他曾经提出一个“两罕理论”，即新闻人要要到“记者罕至、读者罕闻”的地方去，熟悉的地方没有景色，要不断扩大自己的视野边界，寻找大地上的奇光异彩。

日前，由山东省委宣传部等单位摄制的电影《回西藏》获第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奖。与之前的同类作品相比，这部电影的切入点更小，在创作过程中，导演有选择地对真实人物的经历进行切割和再连接，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加工。《回西藏》进行的语境和表达方式的突破，让观众看到了主旋律电影的更多可能性。我想，这部电影获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电影展示的是“两罕”之地，记者罕至，读者罕闻的地方——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北麓，连绵雪山环绕着的岗巴，海拔4700多米的生命禁区。岗巴，系藏语，意为雪山附近的村庄，地处确姆约姆钦雪

山和康钦甲布雪山附近。

电影是根据孔繁森第一次援藏期间跟藏语翻译阿旺曲尼的故事改编的。故事发生地就是岗巴。1979年的边陲小县岗巴，全县人口只有5000人，山多人稀，环境恶劣，风沙、干旱、冰雹、霜冻、雪灾等自然灾害经常发生。孔繁森只身来到这缺氧的蛮荒之地，语言不通，习俗不明，怎么吃？怎么住？怎么下乡？电影有限度地进行了还原。我在岗巴听到了好多孔繁森和阿旺曲尼的故事。他们常常各自背着背包，背包里除了铺盖卷就是几件衣服，简简单单。外加一个黄挎包、水壶。孔繁森带着一把五四式手枪，阿旺曲尼身背一杆步枪。每到一地方，孔繁森讲了什么，阿旺曲尼就在笔记本上记下来，再翻译给老百姓。老百姓说了些什么话，也原本原样记下来，再用汉语翻译给孔繁森听。两人配合默契得像一个人。

在一个寒冷之夜，孔繁森安排阿旺曲尼去干其他事儿，他只身骑马下乡在山坡上摔倒，昏迷不醒，是放牧的藏族同胞发现后，把他送进了医院。孔繁森说，他的命是岗巴人给的。孔繁森在岗巴县昌龙乡乃村调研

时，4岁男孩仁青被痰堵住气管，呼吸困难，孔繁森见状，嘴对嘴为其吸痰，把仁青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这些故事都是黎穆萨先生给我讲的，黎穆萨当年走投无路之时，孔繁森拉了他一把，如今，他已经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我还听到西藏作家田霁春讲的一个故事。下乡时，孔繁森在村庄里遇见鼻涕满面的小孩，都会拿出几块水果糖问他们，想不想吃，他们说想吃。孔繁森就说，先到河边把手洗干净，把鼻涕擦干净再来，洗完手的小孩子们一窝蜂地来抢糖吃，孔繁森就说给他们一些个人卫生的常识听。这天，又一帮小孩子看到孔繁森，伸手要糖吃。孔繁森说：“快去把手洗干净，谁的手和脸洗得干净，谁就能分到两颗以上的水果糖。”一个把手洗得很干净的小女孩，脸上却有点脏。孔繁森给了她两块糖，并鼓励她说，吃完糖，再去把脸洗一洗。这个小女孩很乖巧地向河边跑去。渐渐地孩子们养成了讲卫生的好习惯。有意思的是，有的小孩天天洗好手，就在村头等孔繁森。点点滴滴的岗巴故事，我听后心里热乎乎的。

这些年来，大家都知道孔繁森担任过拉萨

市副市长、阿里地委书记，很少有人知道他进藏第一站就在岗巴。我查阅了媒体报道资料，孔繁森在岗巴的报道少之又少，他在那里待了近三年的时间，那里埋藏着好多好多故事。挖掘这段时间的故事很有意义。如果说，孔繁森精神有源头的话，我觉得岗巴就是源头。当年35岁的孔繁森已经把岗巴当成了自己的故乡，他理解了自己肩上的使命。

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没有人追问孔繁森在岗巴的日子。感谢《回西藏》的主创人员，他们的追寻，让我想到了《游褒禅山记》中的句子：“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

“两罕”之地，是新闻人应该去的地方，也是我们的艺术家应该去的地方，因为那里有奇光异彩，那里有惊喜。中国人的审美观里有“以奇趣为美”的说法。《回西藏》的成功，暗合了这一审美观。

